

免费西湖不吃收费“回头草”

今日论语

正在举行的杭州两会上,政协委员、浙大建筑工程学院院长王竹提交了一份提案,建议对“超载”的西湖设限,“不能再无条件地免费开放”。

这份提案是在一个关于“美丽杭州”的政协专题会上宣读的,当时我正巧因别的事在场“旁听”。对于这份提案,王竹下了很大工夫调研,论据很充分。比如他指出:西湖核心景区容量每年2700万人次,现在达到了7500万人次,影响了遗产的景观质量。其实,只要到西湖走走看看,就能理解他的焦急心情。

西湖名扬中外,其秀丽风景吸引了无数游客,特别是申遗成功后,周末人流量更是爆满,确实有不堪重负之虞。即使如此,我仍认为,“后申遗时代”的西湖不能走回头路,再回到收费参观的老路。这就好像将一件艺术品蒙上黑布,还派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大汉守着一样,非常煞风景。

从情理上讲,西湖回到收费时代让人难以接受。西湖实行免费多年,赢得了游客支持,也给杭州带来了美誉度。这时候再把围墙建起来,设立层层收费卡,不仅增加管理难度,倒了游客胃口,也势必给杭州形象带来损害。况且,申遗成功后,杭州向世界承诺西湖将继续免费,又怎么能够自毁诺言,变相将游客拒之门外。

从操作层面看,西湖收费也根本行不通。我确实见过把整个湖围起来收费的景点。但不说重新造围墙、增

新民新语

蒙娜丽莎的姐妹

乐梦融

卢浮宫最近怕是要高唱“我的眼泪在飞”了:

继月初德拉克罗瓦最著名的《自由引导人民》惨遭涂鴉之后,又传出了每每能够聚集最多游客的“镇馆之宝”《蒙娜丽莎》还有个散落在民间的“双胞胎姐妹”——与之之风景、动作、神态一般无二,只是更为年轻貌美。《艾尔沃斯·蒙娜丽莎》经由瑞士、意大利等多家艺术机构鉴定为同样出自达·芬奇之手,且创作时间远早于《蒙娜丽莎》,疑似为画家在此前为这位富商夫人所绘制的年轻版画像,岁月倒流,焕然一新。

我们都知道,对公认常识的传奇性颠覆,是传播案例中最博眼球、最极速蔓延的代表。这一回,关于“年轻版蒙娜丽莎”的消息,飞越了国界,登上微博热门话题,数日高烧不退。一时间,网友戏谑之为“PS(修图)与真人对照组”,“淘宝与实物对照组”。艺术领域从业者更是以天下为己任,匆匆忙忙地投身于论证,从鉴定该画为真迹的艺术机构的权威性,到卢浮宫的藏品脉络,再历数《蒙娜丽莎》数百年来“山寨版”、“复刻品”、“超A货”……一个个大有要跨界成为历史学、材料学、几何学乃至人体工学专家的态势。

而事实上,且不论此鉴定与彼鉴定里,究竟何者可以一锤定音,达·芬奇有一幅卢浮宫版《蒙娜丽莎》,足以抢占美术史教材上的重要一页。而艺术天才、文艺复兴三杰的名头,也已经被早早地安在了他的头上,添一分不算肥,减一分就嫌瘦。

不过,在部分艺术家的心里,还是捍卫着原版的“女神”,旧的不许去,新的不许来。他们就像我们都默诵《洛丽塔》开头一样忘不了《蒙娜丽莎》:“洛丽塔,我的生命之光,欲望之火……洛——丽——塔;舌尖得由上腭向下移动三次,到第三次再轻轻贴在牙齿上;洛——丽——塔。”闭着眼就能想起,“女神”就是长成这个样子。

不过,一看周围:家里可以挂着蒙娜丽莎布料桌垫,情书里可以写着蒙娜丽莎般的小芳,林志炫可以唱着蒙娜丽莎的眼泪,甚至护肤品广告都可以掺上一脚,提倡着蒙娜丽莎式保养。如果嫌她笑得呆板,也可以加上一撇胡子或者一副黑框……

这就是流行文化。同一个时代可被百鸟朝凤,也会被万箭穿心。

治河道污染要多问问沿河居民

新民网论



吃不消

据新华社报道,沿海一省份某厅局负责人因不堪忍受会议过多,让人统计涉及厅局相关工作的全年会议数量,统计结果令人震惊:1068个!

孙绍波 画

自由谭

北京出租车司机特别热情,能侃,还挺“政治的”,出差首都,就喜欢与“的哥”聊。昨日,接到朋友的一条微信,是个“段子”,挺有意思的,下载以共享之:“北京出租车司机眼中的习李新政:军车警车老实了,竟然认识红灯了。酒店歌厅冷清了,许多官员不来了。上京送礼的少多了,首都不再首堵了。警察处罚客气了,百姓有点不适了。官员不戴名表了,戴了也说山寨的。”

段子总有夸张、调侃的一面,但不少段子反映着民情、民意。这个微信段子反映十八大以后党风、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变化。我们为之叫好。笔者观察,主要在于三方面的缘由。

其一,上行下效,头带得好。古语说,“风行草偃,其势必然”(刘禹锡)。

由“的哥眼中的新政”说起

周锦尉

中央提出“改变作风的八条规定”,习近平总书记作了反对浪费的批示,而且“要求别人做的,自己首先要做;要求别人不做的,自己首先不做”。习近平一行参观“复兴之路”展览,就不封路、轻车简从;习李下基层,选择真实的贫困户,来到炕头,甚至有“光屁股”小孩。这点点滴滴,在赢得民心。人们感觉:“动真格”了。

其二,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,大家在参与营造良好风气。比如,春节前夕关于“反浪费”的批示下达以后,原本各种联谊会、团拜会、招待会所准备的“宴请”都纷纷取消,或由餐馆改为单位“清茶一杯”举办。笔者熟识的一位名餐馆老板对我说,“通知下达的那天就退掉200多万订单”。近日,笔者遇著名景点所在地的一位媒体老总,他对我说,“今年春节清静多了”,各方来的“度假者”寥寥。

其实,各单位的那些接待、会餐做法,是相互影响,逐渐形成“惯例”的。比如,春节团拜,就要“吃年夜饭”,还要送“年货”,后又“上升”为“送海鲜”。团拜的对象,骨干少不了,家属也支持工作,须“夫妻双双来赴宴”。如此这般,方案一、方案二的,规模下不来。领导只能“赶场子”,疲于应付。使得当事人“吃伤了身体吃伤了胃,喝得老婆背对背”;单位“银两花花流不止”,公款埋单。“惯例”变成陋习,不改,成什么风气?

其三,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力量不可小视。社会舆论中媒体的作用很大,不必赘言。其中新媒体,微信、微博,尽管有情绪宣泄、非理性一面,但“正能量”也出人预料。“话语权”的大众化,使得监督的“眼睛”时时刻刻存在,尤其是“盯着”官员们。技术的发展,使手机可便捷地拍一段视频,上传、转贴、再转贴。有些非礼行为、酒醉固态、浪费奢华场面,都会暴露在大众的视野中。

“出租车司机”的段子告诫人们:风气在变,要顺势而行,正派点、收敛点。倘若我行我素,会“摊上事”的。

新民随笔

诗与河

沈月明

我们曾经是一个十分亲水、十分诗意的民族。

“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“日出江花红胜火,春来江水绿如蓝”“一水护田将绿绕,两山排闥送青来”……中国三千年诗歌传统,无处不泛动着粼粼波光。我们最伟大的画作《清明上河图》、最伟大的书法《兰亭集序》,都与水有关。直到上世纪50年代,我们依然可以创作出“一条大河波浪宽,风吹稻花香两岸”这样美丽的歌曲。水曾经滋养了中国人的心灵,水也是每个人关于家乡最亲切的风景。

而现在,可能我们不再需要摇着小船去外婆家,也不必到水岸边浣纱洗衣,我们也没有时间倚栏观水作“逝者如斯夫”的人生感叹,所以我们截水筑路,填河为地,我们向水中投入垃圾和工业污水,替代莲花灯和酒杯。

荒唐的是,我们一边污染大江大河在所不惜,一边却为住宅旁有一条混浊的小河而洋洋得意。笔者家附近有几个小区的名字非常诗意——“××湾流域”“××河畔”,其实依傍的是一条细细的、成天漂着垃圾和绿藻的小河浜。当然在房产商的广告上,臭河浜呈现的永远是“三月三日天气新,长安水边多丽人”的消魂景象。

所以近十年各地的景点,有点干净的水的,纷纷被描写成“世外桃源”“人间天堂”。十年前我就算一个文艺青年,一个人背着照相机来到“中国最美丽的乡村”婺源。看虹桥,逛古宅,品小鲜,感慨万千。夕阳西下时拐进一个村子,惊见河道里漂满了各种白色和黑色的垃圾,绵延几十米。那一刻的我,在那个横眉冷看的村妇眼里,一定是个“二×”青年。从此,任何关于“纯净”“诗意”“最美”的宣传,我都疑窦丛生,旅游不再是让人憧憬的召唤。

近些年来,我的狐疑得到越来越多新的佐证。素以人杰地灵称名的浙江,年头连出两起市民悬赏请环保局长游“臭水河”的新闻。看着古城瑞安污秽不堪的照片,怎能相信陆游过此地时曾写下“俯仰两青空,舟行明镜中”的诗句!

子曰: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。不乐水,糟蹋水,背弃诗意传统,我们是谁?